

紅鞋子

1. 米街

從「鋒國民學校」要走回位於「萬福庵」的我家時，日正當中，不但汗流浹背，而且餓得四肢發軟。我覺得連一步也走不動了。這種饑餓感好像不全是生理上的，有複雜的心理因素在。我在早上明明喝了三碗甘藷多於米的稀飯，照理來說，不應該這樣餓才對。但是饑餓的感覺一直從大腦中的某個中樞地域頻頻發出警告，我就快要軟癱在台南府城最古老的街——「米街」的街頭上了。把手伸進褲袋搜了搜，喜出望外地找到五張一塊錢紙幣，我決心在「米街」邊的點心攤聚落「石鐘臼」，吃一碗府城頂有名的米糕了。那米糕香噴噴的肉燥，鬆而香的魚鬆落進肚子裡的時候，我顧不得失儀，吁了一口長長滿足的嘆息。其實只一碗是解決不了我的饑餓感的。起碼我可以吃得下十多碗，另加幾碗魚丸湯。

饑餓感暫時抑住了，但我也失去了想回家的念頭。自從我位於打銀街，有一百多年歷史的老家，太平洋戰爭中被日本殖民地政府以「防空空地」的需要為理由拆除以後，只好在這

萬福庵巷路口租了個二層樓木屋居住。我爹一直在高雄的台灣輕銀（鋁）工廠工作不回來，因此兄弟姐妹六個加上我們阿母一共七個侷促在三個房間裡蝸居，顯得非常擁擠，這樣的大熱天回去實在也沒處容身。我越想越煩，不覺又走回頭路，來到同事許尙智家。我這一走回，使我的「一輩子有了可怕的轉機，而且叫我過了二十多年痛苦呻吟的日子」。

許尙智是我州立台南二中的後期同學。他家在米街開了一間賣陶器五金的老舖，家計相當殷實。他老爹終日含著一根長煙管，是個肥胖的巨人。不像那愛嚼舌根的小商人終日喋喋不休的，他終日只是躺在竹椅裡等著客人上門。好像他也很少跟我打招呼。所以我到他家也就昂然進去，隨便點個頭就上樓到許尙智二樓的榻榻米房去。許尙智的大哥、二哥和兄嫂們大多對我不錯；他們都知道我簡家的底細，即使我有時發表劇烈偏激的怪論，大多有雅量一笑置之。商家是追求利潤的，其餘的事似乎可以姑妄聽之的樣子。

最感動我的是許尙智的老母。他老母是纏足的，一看見我到，立刻命小丫鬟拿點心上來。夏天是愛玉冰或仙草之類，冬天一定是紅豆湯了。好像他的老母很高興孤僻的么兒能和我結交而覺得欣慰似的。

許尙智是四肢過長，瘦長如竹竿，頭部奇大，有一副馬臉的蒼白男子。好像他身體很壞；這大半是自瀆過多的關係。他是個詩人，整天躲在薄暗的榻榻米房唸他的英文詩，他的英文能力很強，特別傾倒於愛倫坡（Edger Allanpoe）的頹廢神秘的世界裡。

他看見我來了一反常態露出了一點興奮。本來，他是不太喜歡有人去訪他的；他孤獨成

性，除去到學校教書之外，很少踏出這八個榻榻米大的房間。

「阿淘，你來得正好，我有東西給你看。」他神秘兮兮地從堆高的一堆書底下抽出一本薄薄的雜誌。

那是一本紙張簡陋、印刷模糊的雜誌。封面上印著「群眾」兩個大字。我一看就知道這是本從祖國大陸來的雜誌。我也用興奮發抖的手指翻了翻，確定這不是文藝刊物而是政論雜誌。

「你唸過河上肇的《貧乏物語》吧？」許尙智說。

「唸過呀！後來大家不是又讀過《反杜林論》嗎？」我說。

「那麼這本雜誌你一定讀得津津有味了。你不是想學祖國語文嗎？我借給你，你可以整本抄寫下來，增強你的寫作能力。」

許尙智和我那時候常在先輩作家劉榮宗所主編的中興日報日文版文藝欄投稿，但是我們都覺得光復快要一年了，老是用過去統治者的語文去寫作是台灣人的恥辱，很想用道地的像魯迅一樣的白話文去寫作。我每天抄寫《紅樓夢》一節從不間斷，而許尙智和我爲了學習北京話，天天晚上都要請住在「下大道」的大陸回來的朱先生義務指導我們練習說北京話。

「你這本雜誌從哪兒得來的？」我在書店裡從沒有看過此類書，所以起疑了。

「你別給人家說好嗎？這本雜誌是大陸上海出版的，就是我們以前唸過的美國女作家亞克妮斯·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所心嚮往的大陸另一個黨派出版的。我從阿才老頭那邊

買來的。」

「阿才老頭？」我從沒聽說過有這麼一個人。

「他就住在這米街冥紙店後頭。已經六十多歲了，還是孤家寡人一個。他是日據時代舊農民組合的老革命黨人，在日據時代坐牢好幾次。有次，日本昭和天皇還是皇太子而來台灣的時候，據說日本官憲先把他抓起來坐牢，等到皇太子回去後才把他釋放出來的呢。你想，他是多危險的人物！」

「那麼，阿才伯是台灣人民的英雄啦？」

「可以這麼說。可是他說台灣人民必須再解放呢！」

許尚智壓低聲音說。

「我們不是得到解放了嗎？我們不是趕走日本帝國主義者，回到祖國懷抱了嗎？」我說。

「阿才說，我們得到的是假解放。我們必須從腐敗而墮落的舊軍閥裡獲得再次的真正的解放。」

我心裡多少明白許尚智所說的意思了。我想起光復以後，這八、九個月的民不聊生，物價暴漲，失業者充塞街頭，上吊自殺司空見慣的社會紊亂情況。

「我們必須建立三民主義的模範省，使整個中國邁向富強康樂的途徑，唯一的方法是再解放。這是阿才伯所說的。」許尚智紅漲著臉這麼說。

「改天我帶你去見阿才，也許還可以買到新的雜誌和小冊子。」

這個時候，那小丫鬢月琴端上了愛玉冰，我們倆也就一句話也不說地埋頭吃冰了。我邊吃冰邊想到日據時代台灣人的反帝、反封建運動，做夢也沒想到這些我以為已經是過去的事又活生生的在現實生活裡發生了作用，似乎歷史是割裂不開一直流個不斷的大河呢！

2. 阿才的家

阿才老頭好像姓辛還是什麼的，名字就是阿才沒錯。我去翻開總督府的《警察沿革誌》這本書的時候，在農民組合的每次集合和活動裡總是看見阿才參與的紀錄。可見阿才在日據時代的反日民族解放運動裡佔了一頁光榮的歷史是沒錯的。

據許尚智說，阿才本是個台南府城首富城家的長工，年輕時候愛上老太太貼身丫鬢而雙私奔，後來在「阿里港」被抓，雙雙喝老鼠藥自殺，結果那丫鬢真的一命嗚呼，阿才身體強健，灌腸以後僥倖沒死。既然女的死了，阿才也不是終身賣給城家的，所以城家老太太特別開恩，給日本警察大人送了紅包，幾年後，讓阿才恢復了自由。不久，阿才失踪了。據說他逃去大陸，偷偷潛回台灣以後已經不是以前的吳下阿蒙了。他本是目不識丁的粗漢，從大陸回來以後，不但會講一口流利的北京話，還讀了萬卷書呢！回台以後，阿才仍然靠他魁梧的身體、無窮的體力打工謀生，還時常起而跟日本殖民地政府抗爭。他的身邊總有些日本人

特務如影般跟踪，所以人家害怕，請他打工的人很少。他有一頓沒一頓的挨過了十多年苦難的日子。好在他人忠厚老實，頂和氣的，總有看不慣的人暗地裡資助他，讓他不至於餓死。他已經六十多歲了，還是孑然一身，無某無猴，可是身邊好像少不了女人，或者女人少不了他，總和一、兩個妖嬌濃妝的女人扯不清關係；可想而知，這些女人也不是什麼善類，大約是搞那營生的。

許尚智把我帶到阿才伯所租的冥紙店外頭的時候，日已斜，一輪紅紅的明月好像舞台佈景一樣高掛在東方。

「快要掌燈時分了，難道阿才要請我們吃晚飯？」我開始埋怨。

「別噲嚇！只有這時刻他才在。他一整天不知忙著什麼，只有傍晚才回來。回來洗澡吃晚後他又出去了。」

許尚智懊惱的說。

我們給冥紙店的老板打了招呼也不說要找什麼人就進去正廳了。反正，冥紙店的老板也認得許尚智。

出乎意料之外，正廳打掃得乾乾淨淨，紅磚地板好似塗了一層蠟似地抹得光滑潔淨。正廳右邊的房間是阿才的租房，門虛掩著，從裡面流瀉出輕聲交談的竊竊私語。有一個聲音是少女的，較清亮嫵媚。

我們悄悄地進去了房間。那是個十多個榻榻米房，阿才老頭盤坐在茶几旁正在說話。茶

几上堆滿了油墨未乾的小冊子和印刷物。榻榻米床下面擺有桌子、兩把椅子，那兩把椅子上各坐著一男一女。男的約三十多歲，帶著很大的墨鏡，似乎不願意人家認出他的廬山真面目，事實上我們仔細端詳也看不出他的面貌。他穿著一身米奶色的麻料西裝，神態安祥而愜意，另外那少女，年紀跟我差不多一樣，大約二十二、三歲吧。一眼可以看出她不是府城人，而是「草地」人，好像是鄉下的小知識份子。儘管長得五官短小，但她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倒有動人之處。她的穿著不入時又不文雅，這可能是她有意忽略的結果；否則青春時代的少女哪一個不愛美？

最奇特的是那阿才伯了。他儘量僵僵著巨大的身軀，滿臉洋溢無可抗拒的天真無邪如小孩一般的笑。

「許少爺，很抱歉，有先客在，沒地方讓你坐。我給你倒一杯鐵觀音吧。這位是？」阿才很銳利的瞥了我一下。

「他是我的朋友簡阿淘先生，在鋒國民學校教書。是我的同事。他對祖國的文學有興趣，想要研究。」

這時候那墨鏡先生站了起來自我介紹：「我叫老洪，無業游民。是阿才伯的老朋友。多指教！」老洪先生很客氣的讓位要給許尚智坐；我們倆不好意思去佔他位置，也就隨便在床沿邊坐下來，喝起阿才倒給我們的鐵觀音來。

「簡先生，你住在哪兒？」阿才問起了我。

「我是以前住在打銀街的，後來老屋被拆，現時居住在萬福庵附近。」

「噯呀！你就是打銀街簡厝的簡少爺。金魁舍是你二叔公是不是？我以前在城家做長工的時候，常到府上去幹活兒啊。那麼你就是大房安禮舍的孩子啦？」阿才很熟悉我的家世。

「是啊！安禮舍正是家父！」我恭敬的說。

「你簡家是開明進步的地主家，家世清白，佩服，佩服！」那老洪先生很高興的說。

「那麼你們兩位和這位龔梨花小姐是同行啦。龔小姐現時在嘉義安浦國民學校任教呢。」老洪先生特別給我們介紹。那龔小姐是相當外向的人，一直毫無客氣的盯著我看，這時候微微點了頭。

我始終覺得納悶的是那老洪先生。第一，天下沒有一個人是姓「老洪」的。顯然，他報的是假姓。其次，他說他是無業游民，但是以他的穿著而言，應該屬於資產階級，起碼是社會上有地位有身份的人無疑。除阿才不太會講日本話，講話一向是道地的府城方言以外，其餘我們都還不習慣用台灣話交談，講話裡總得攙進幾句日本話，而老洪先生的日本話完全沒有土腔，是道地的東京腔，可見他是在日本留過學的。老洪先生和阿才老頭這社會上階級懸殊、背景殊異的人怎麼會湊在一起，而且看起來他們的關係水乳交融，這叫我覺得百思莫解了。

「阿才伯，上一次給你買的《群眾》相當有趣。還有沒有其它的書？譬如介紹世界新文學潮流或者用祖國語文翻譯的外國小說之類的書？」許尙智說。

「雜誌新的沒有。倒是有些小冊子頂有趣，是在島內翻印的。你帶來了簡少爺，我今天送你們各一本書不用買了。不過，看過之後，別忘去送給別人看啊！看的人越多，對我們的再解放運動越有幫助。」

阿才伯給了我們兩本小冊子；一本是《新民主主義》，另一本是《論聯合政府》，可惜都沒寫作者姓名。

「苦難的中國人民唯有把這兩本書做指針，才能消弭國共戰爭，踏上正規的重建坦途啊！」老洪先生特別給我們下了註腳。拿到的又是政論此類的書，我有點不高興。我迫切需要的是有關祖國文學的書本呢。

「我替你搜羅些蘇聯文學吧。現時上海的蘇聯新聞處出版了不少蘇聯小說的翻譯本。下一次，你來的時候，我就寄放在阿才伯這邊，這樣好嗎？」老洪先生誠懇的說。這個人非常敏銳，似乎很懂得文學藝術的潮流似的，這使我對他產生莫名的好感。

臨走的時候，那龔梨花小姐挨近了我，細聲耳語：「簡先生，我也喜歡文學，可以不可以改天容我去找你借本書看。你在中興日報日文版寫的短篇我看了不少。我們來討論一下你的作品，好嗎？」這使得我大吃一驚。我也沒想到一個「草地」女教師對文學有興趣呢。

「你住在嘉義中浦路途遠，不方便吧？」我有推辭的意思。

「總得有個假日可以來的啊，是吧？」這時候，她才露出潔白的牙齒，嫣然一笑，有幾分嫵媚。我不習慣跟年輕女人說話，只好默默點頭答應了。我畫了一張略圖說明我家的位

置，吩咐她如果怕找不到，乾脆來信到鋒國民學校，我去車站迎接她。走出阿才家的時候，天完全黑下來，我又在「米街」街頭的「石鐘白」吃了一碗米糕跟魚丸湯，這才動身回家。

3. 辜雅琴

我忘了怎樣和「聖惠牙科醫院」的三小姐辜雅琴認識的，是她先來找我的呢，還是我先設法找她的。總之，我從不去她家找她。她要來看我，一定先來張信，約好時間的。我不去她家，理由很簡單，她家是父祖三代都是基督教長老會的信徒，她的父親辜本立先生卻是府城「太平境」教堂著名的長老之一。我家雖不算是虔誠純粹的佛教徒，但是家裡的信仰道佛不分，好多姑姑都是吃素的。簡言之我聞到的她家氣味和傳統的台灣古老生活模式有點不同，這不合我的口味。其次，一進她家要見她，得通過重重關卡，他爹媽雖很開明，不至於蠻橫禁止她交男朋友，但總得經過一番嚴格的檢查，是有選擇性的。對這，我雖然滿不在乎，但那長老辜本立先生的「口試」有時也會令人起反感卻是事實。遇到不是基督徒的人，他們總存有一點懷疑和排斥。這可以從他們的舉止上看得出來。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特別是太平洋戰爭中長老教徒特別受到歧視壓迫，甚至被日帝懷疑是米（美）英敵性國家的「第五縱隊」，過了苦難和艱辛的日子，光復後宗教自由雖復活了，他們仍保有一份警戒心是可以

瞭解的。

辜雅琴小姐還在府城女中唸三年級，大約是十七歲吧。她長得矮小纖細弱不禁風，並不美，但是在長老教會虔誠家庭裡長大的這一朵暖房裡的花，卻是聰明和洞悉人間疾苦的。聖經大約是一本偉大的教科書吧，在深宅大院裡幸福地長大的女孩，為什麼對人生的生老病死有徹底的瞭解和深刻的人道主義關懷，這正是叫我著迷的地方。

我一向不把她當做異性看待，因為她的肉體之美吸引不了我。但是我很喜歡跟她東拉西扯的聊下去，有時也攻擊基督教等外教入侵台灣的功過。她並不以為忤，只是微笑著認真聽而已。那聰慧的黑眼睛猶如要把我的五魂六魄吸進去似的，有時我覺得我整個心靈都溶化在她嬌弱的瘦小身軀裡。

我年長她五、六歲，所以她都叫我「大哥」，而且像妹妹一樣有時也會建議我把鬍子刮乾淨。我並不特別邈邈，但也不算特別乾淨，以辜雅琴愛乾淨成性的女孩來說，我可以算是不修邊幅的一類吧。

那天我約她到鋒國民學校的音樂教室來，是要把幾本《群眾》、《文萃》等雜誌交給她去唸的關係。我知道，她對鋼琴和文學都有濃厚的興趣，而且對祖國語文的閱讀能力比我強得多。我要她解釋給我聽，我劃下紅線的文句的意思。通常她會用日本話和台灣話來補充說明，使得我常有茅塞頓開之感。由於她長大於習慣用台灣話的長老教家庭，她的台灣話是典雅流暢的，不像我們光復後再重新學習而顯得拗口難聽。

禮拜天的學校靜悄悄的，還沒踏進玄關我就聽到從三樓音樂教室流瀉出來的德布西（Debussy）的「月光」。那不協和音猶如大小不一的雨滴落在我的心坎裡。她對曲子的解釋注重氣氛的起伏，有時節奏很自由。我不知道她的演奏技巧是否到了一定的水準，但是我常被她的演奏弄得神智恍惚卻是事實。

當我打開三樓的音樂教室的門時，她的演奏也就忽然停下來。

在有點兒薄暗的寬闊教室裡，辜雅琴猶如一隻優雅的小天鵝般安靜的棲息著。

「阿淘況，我來得早了！」她安靜的說。

「最近好嗎？好幾個禮拜沒看見你，你似乎又長大了。」我的意思是說，她這個年紀的女孩轉變得快，成熟得快，一個多月看不到她，她又增加了青春的光彩和嫵媚。

「資產階級吃得好的關係。」出乎意料之外，她忽然冒出了這麼一句話；這讓我吃驚得不少。

「我是說，你更美了，不是說你發胖呢！」我趕忙解釋。

「我知道。」她嚴肅的說。

我把手裡的雜誌交給她。她並沒有露出我期待中的高昂興致。

「我要你給我講講這句話的意思；譬如說，這『長征』是什麼意思？」我指給她看。

「哦，這個嘛，這是指中共在瑞金成立蘇維埃後，給國民黨三次圍剿，突圍之後跑了二萬五千里終於在延安重新建立據點的那段曲折的故事啊！」辜雅琴瞭如指掌。

「你好像都看過這些雜誌了？誰告訴你這些事兒？」我覺得很納悶，「難道是學校教的？」

「有一部份是問老師得來的知識。但是老師們都不喜歡共產黨呢！他們一講到『共匪』都咬牙切齒地恨不得把他們一口咬死。」辜雅琴面無表情冷淡地說。

「那麼有人把這些書帶給你看了？」我又問。

「……」她輕輕的微笑，並不搭話。

「雖然內地的國共雙方談談打打，但是我相信最後的勝利是屬於偉大窮苦的人民的。我願意為苦難的中國人民而犧牲。」她堅決地說：「唯有窮苦的臺灣民衆和苦難的祖國廣大的群衆團結在一起，群策群力推翻腐敗而落後的舊軍閥，中國才能走向富強康樂之路，建立人間天堂的烏托邦。」

我從來不知道這年輕的女孩有這樣堅決的信仰和思想；這和我跟許尙智的情況有些不同。我們以前讀過考忒基和恩格斯的許多經典之作，但是都把這些書當作教養的一部分讀的，而且我們對祖國大陸消除不了陌生感，那祖國對我們而言，只不過是遙遠的異鄉，在實際生活上並不具有任何意義。我們雖然同情被欺壓、被剝削的廣大中國民衆，但是我們更關懷的是如何從陳儀的惡政下求得解放。我們臺灣民衆的再解放並不需要和祖國大陸的解放運動取得連繫。我們相信四百多年的臺灣歷史，已經使臺灣人締造了共同的歷史命運，唯有臺灣人本身站起來，才能把臺灣建設為「臺灣人的臺灣」這樣的一個天堂。

「你知道蘇聯的歷史吧？你知道蘇聯的人民專政後來變成史達林的獨裁吧？你知道史達林怎樣殘酷地迫害他的革命夥伴和許多無辜的俄羅斯人民吧。你難道不怕你喜歡的大陸的那個黨也如出一轍？」我給她澆了一盆冷水。

「不會，黨不會犯錯的。」她很有把握地說。

我再次叮叮地看著穿著白衣黑裙、柔美異常的辜雅琴，想不出她腦裡怎麼會有這樣的信仰。以她的家世、以她家的宗教背景，這實在是不可能發生的事，竟然發生了。我不知道她怎樣去把養尊處優的資產階級生活和窮人生活的悲慘現實調和在心靈裡，取得互相不矛盾的和諧。但是，看樣子，她好像一點也不覺得她的信仰和實際生活有什麼矛盾之處呢！

「阿淘兄，我今天來是有個請求的。我打算在下個月初在『太平境』教堂舉行鋼琴獨奏會。大體上以蕭邦和舒曼的作品為主。你不能替我寫一篇報導，央求劉先生登在中興日報日文版上。」她恢復了跟剛才判若二人似地動人的神采，那算是一份對藝術的執著吧。

「好哇！雖然我不懂鋼琴的演奏技巧，連拍子都搞不清。但是柯爾特（Alfred Cortot）的唱片聽了不少，寫一寫浮淺的印象大概沒問題。」我爽快地答應。

「你真好！」辜雅琴拉著我的手，笑嘻嘻地說。

「我喜歡你過得快樂！」我憂慮的說。我喜歡她為藝術而忘我，但不喜歡她過份堅決地執著於某種固定的信仰，究竟這是違背一個知識份子理性而自由的批判態度的。懷疑和理性，應該是近代知識份子參與世事的基本態度。

4. 本順哥

我叫他本順哥，實在是不合事實，聽起來有些覺得刺耳。但是，我這樣叫他是表示我對他的敬意，其實他只是個二十歲左右的小伙子罷了。每當我想起「勞動人民的兒子」這句話時，我就會想起本順哥那一雙骨節奇大、傷痕斑斑的大手。他是個木匠，而且是蓋房子的那種搞「大木」的木匠，不是做傢俱之類的木匠。由於粗重的圓木常壓著他的肩膀，所以他大半佝僂著身子走路；連那方臉也被木頭撞得東腫一塊、西腫一塊的。

本順哥老早就結婚了，好像前幾個月才生下一個兒子，但是這些有關家庭和家世的事，他從不向我提起，所以我也從別人那裡聽來的。

本順哥住在「大統街」一條臭水溝旁的快要傾圮的木造房屋，周圍有些人家養了豬，所以那附近的邇邊，到了令人望之卻步的地步了。我從沒到過他家，也沒機會去，只是在街上碰到他匆忙地騎腳踏車掠過時，打個招呼揚一揚手而已。如果他沒有那麼忙，他會停下來跟我聊幾句，對我講話的口氣是非常恭敬的；他好像對知識份子特別是學校的老師有很大的期望，他也好像相信唯有知識的力量才能改造世界、改造窮人家的處境似的。我一輩子里很少看到像他那樣，真正相信知識就是力量的人。他本身也非常努力求上進，日據時代他沒有機會唸書，但是光復後他靠自修已經能輕易地讀懂從祖國大陸來的書，不過只限於歷史或社會

運動史一類的書，他不瞭解文學，但他知道文學也是改造民衆心靈結構上有極重要功能的事實。他尊重我的一部份感情，顯然是欽佩我對文學的一份執著而來的。

他清晰的思考和對人的忠厚是和平共存的，所以即使他對深惡痛絕的富人，也就是僱用他的業主，他還是維持誠懇的態度。

我的生活世界本來和他的生活軌道是扯不上關係的。我認識阿才伯後不久，他才進入我的生活環境，而且是以奇特而唐突的方法。

有天下午，我去火車站對面的中興日報社領了稿費，口袋中還有幾百塊錢，急著要回到「普濟殿」附近的米店糶米，低著頭趕路。光復後不久的那時代，米價行情飄忽不定，一天之內可以暴漲好幾倍，所以我手裡握了一筆錢就趕緊去買米。只要有米，一切都好辦，餓不死的。

我扛著一袋米，從「百福」米店走出來的時候，迎面來了一輛破腳踏車。車子後頭載著長短不一的木板，那騎車的年輕人看見我就趕緊煞了車停下，我不知道他是衝著我停的。

「簡先生，大熱天要扛米回去啊？」那年輕人顯然認得我。

「我叫阿順，是個木匠。以前在許尚智少爺家幹活兒的時候，看見過你。」他自我介紹，誠誠懇懇的。

「我要到『宮古座』那邊做工，我順便替你把這袋米帶回去。」他說。

「你怎知道，我從『萬福庵』搬到『宮古座』旁去？」我覺得驚訝。

「……」他只管笑著卻不搭話。忙著把一袋米弄上車架，仔細用粗繩子綁在那些木板上面。

「簡先生，我要趕時間先走了。老洪先生交代說，他替你買到了蘇聯的翻譯小說，有機會會當面交給你。」出乎意料之外，這位木匠也認識老洪先生。我猜不透他們之間到底有什麼關係。

「那麼，你也認識阿才伯了？」我又產生了疑問。

「……」他仍然不搭話，很抱歉似地點點頭，似乎是承認似乎又是否認似地。他本來就是不愛說話的人吧。

本順哥非常喜歡有機會替我效勞似的，他像一陣風騎腳踏車走了。我本來還要問他有關老洪先生的事以及他打算怎樣把書交給我，但是他好像覺得他應該說的話都說完似的，趕忙做工去了。

我空著手，心裡放下重擔似地悠閒地走起路來，覺得很安慰；至少這一袋米可以養活家人好幾天呢。就在我快要走出巷路口的時候，遠遠看見一頂有鮮紅草莓的草帽。那是甘端月小姐的登記商標，府城裡找不到一個年輕小姐戴著同她一樣款式的草帽。她雖然是一個身材修長，婀娜多姿的美人兒，但是我很不喜歡給她逮住。我不否認她對我很具有吸引力，可是我又很害怕她的長舌。她可以站在那街頭巷尾，滔滔不絕地講幾個鐘頭而意猶未盡呢！

5. 甘端月

甘端月小姐猶如時常等待獵物落進陷阱裡的獵人一樣，此刻看見我這獵物撞在她手上，高興得眉開眼笑起來。我不知道她有沒有時間待在她家裡——就是剛才我去羅米的那「百福」米店，那米店老闆正是她的大哥開的。好像她整天在府城各巷路間遊蕩，從不停步。她有獨特的穿束；一襲像舞衣一樣純白的拖到地面的裙子，跳芭蕾舞所穿的一樣有長長鞋帶子的尖尖的鞋子。她從小喜歡舞蹈，小學一畢業就去了日本，據說拜日本的著名現代舞者石井漢為師，在日本渡過了漫長的十年習舞歲月。太平洋戰爭開始不久，她老爹病死，大哥繼承家業，再也不願意負擔她的學費和生活費，所以不得不束裝回台灣。有關她的身世，我知道的僅只是這些罷了。她為什麼不像其他小姐一樣，乖乖待在家裡，或者去找一份工作過日子，我猜，這大概跟她的個性有關。她活在這個世界上的唯一目的，似乎是在跳舞；她喜歡在那掌聲四起，燈光照得如白晝的舞台上，跳到精疲力竭，或者跳得心碎之餘，在舞台上長眠不起。

然而，光復後的台灣是個荒蕪而饑餓的世界，哪裡容得下她這個夢想？她不但得不到一展長才的舞台，甚至覓得一、兩個知音也很困難，在光復不久的一段時期，也有些舞者開了創作發表會，演出了水準極高的創作舞蹈，但是她們都是生於豪富之家，一次公演花掉多少

銀子都毫不介意。可惜，甘端月家是陋巷裡不起眼的米店，沒有財富供給她，讓她隨心所欲發展她的天才——如果她有天才的話。所以她只好把整個府城當做一個廣大的舞台，廣結人緣，逢人便喋喋不休地把她舞蹈藝術介紹給別人，連說帶動，當場表演一段給人家看。深一層的說，她這奇怪的方式也有含意在：她希望在這大海裡，撈到一根針，或是在這全是麻木的死魂靈中，找到一個瞭解她舞蹈語言的知音，而且渴望這知音最好是個豪富，提供財富，讓她能連續的演出她的創作舞蹈。但是，找遍整個府城，她也找不到幾個懂得舞蹈藝術的人。我們從來沒有看過她的表演，也就不太清楚，她有沒有舞蹈的天才了。

她在整個府城找到的知音非常的少。有錢人看不起她的家世，接近不得，而像我們這樣的小知識份子雖然對她抱有同情和瞭解，但本身是泥菩薩過河這一類角色的時候，往往為三餐溫飽的大事失去耐性時，再也沒有什麼興趣聽她訴說舞蹈藝術的種種了；這就是為什麼看見她，大家都像見到鬼一樣，趕緊避開，偷偷溜走的原因了。此刻，我剛好撞個正著，躲也躲不掉，只好乖乖的給他打了個招呼。

「甘小姐，大熱天你到哪兒去？」我看見她蒼白的額上不斷冒出的汗水。我心裡覺得非常沮喪。

「阿洵，你來得正好。我昨天夜裡，想了一個主題，如何把我們台灣人傳統的舞蹈動作和技巧融入舞蹈藝術裡。譬如，日本人把他們「歌舞妓」的身段或「盆踊」的那動作融入他們的創作舞蹈一樣。」甘端月讓汗水滴在潔白的舞衣般的襯衫上，用狂熱的眼睛，狂熱的聲

調說。

「我知道你說的意思。你要創造屬於台灣的舞蹈藝術，富有台灣特色的。譬如像江文也的音樂，朝鮮崔承喜的舞蹈？」我說。

「阿淘，你很聰明，我講的正是這個意思。」甘端月蒼白的臉頰紅漲起來；這就是她爲什麼那麼喜歡我的原因了。

「但是你有沒有想到台灣現時這種環境下，不可能發展任何藝術？特別是舞蹈藝術？大家窮得連三餐溫飽都成問題的時候，哪有錢和閒暇去支持舞蹈藝術？恐怕，你要收學生傳授舞蹈初步都不可能實現的吧？」我看她著實可憐，也就講了幾句肺腑之言。

「只要有人肯幫忙，在任何逆境下，我也要實現我的夢想，使台灣變成舞蹈藝術的王國；我相信，我們台灣人有這種特別的天才。我們在三百年的歷史上吸收了各種殊異的舞蹈傳統；譬如山地原住民和平埔族的舞蹈傳統或廟會，民間的各色各樣舞蹈都有豐富強烈的地方色彩。只要我們截長補短，好好予以整理，綜合而發展起來的話，我以爲台灣的舞蹈藝術有一天會開花結果的。」甘端月越講越起勁，手舞足蹈起來。

還好，這是來往的人比較少的巷路，而且午後天氣炎熱，行人並不多，我們倆在巷路口講了好半天也沒遇見熟人。

「你認識辜雅琴小姐吧？」我打斷她狂熱的話，把話題引開。

「認識啊！她是個和藹可親的女孩。我常看到她來這普濟殿附近呢。」

「她常來這普濟殿附近？」這對我而言，是新聞，我怎麼也沒辦法把辜雅琴和這邇邇不堪的普濟殿巷路連結起來。

「是啊，有一次，我在深夜裡，還看見過她和一個高大個子的青年親密地走過去呢。」甘端月的話是非常可信的。她從來不善於心計，講話一向是坦白直率的。爲了她這一句無意間透露出來的話，我倒沈思默考起來。看起來辜雅琴這女孩的生活是不像我想像的那樣簡單規律，好像很複雜的樣子。

「你說，辜雅琴怎樣了？」甘端月很有興趣似地問道。

「哦！她好像打算在『太平境』教堂開鋼琴演奏會什麼的。你沒聽說過嗎？」我只好把消息告訴她。

「哼！他們基督教會的人都是有錢人，又有教堂做背景，辦什麼活動都容易。就是對異教徒卻很冷酷的呢。」

羨慕和一些嫉妒浮現在她臉上，她憤憤不平的。

「那也沒有辦法的事。我們只好自求多福了。」我安慰她。

「每個人都有門戶之見，容不下別人。譬如說你的朋友黃友德吧。那東京帝大出身的青年才俊，打算在『宮古座』戲院要公演話劇『逃兵』什麼的，我給黃友德講讓我利用這個機會演出一段舞蹈『百家春』，竟遭到他的拒絕呢！」甘端月傷心欲絕的說。

「黃友德和李昆明都是我的好朋友。這個話劇一部分是我寫的。好吧，你要利用幕間表

演舞蹈，我就給他們說去。他們大概不會拒絕吧。好像你跟他們不熟，他們不敢貿然答應你的吧？」我看到甘端月可憐的境遇，側隱之念油然而生，自告奮勇的說。

「那我就感激不盡了。」甘端月踮起腳尖來，猶如跳芭蕾舞似地旋轉起來，給我臉頰來一個熱吻。我感到她濕潤的嘴唇的那柔軟和熱力。這時候，我覺得甘端月的純真無邪是世界上一極其罕見的資質了。

6. 紅鞋子

一九五一年的秋天，已經離開光復那年有六年多了。說實在的，簡阿淘把光復當初這一段時期的生活瑣事都淡忘了。因為他把家搬到府城靠南邊的「牛磨後」街，同時從「鋒國民學校」轉到另一所「永平國民學校」去任教，生活圈子脫離了「普濟殿」「米街」和「大統街」一帶，也就很少和這些老朋友日日在一起了。同時一九四七年三月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也使得他增長了不少知識，曉得思想和行動實踐之間有一條又深又寬的鴻溝，除非是英雄型的人物，否則是不那麼容易就跨越過去的。簡阿淘深知自己是膽小如鼠，喜歡空談的知識份子，他並不是什麼英雄，所以他就較少出門老躲在家裡，每天孜孜不倦地讀書寫文章，以充實自己寫祖國語文的能力。

那年秋天某夜，突然他的二妹傍晚時候帶回來一個大學朋友，據說是台東人，要在他家

過夜。他只好讓出他的臥房給兩個女孩子住，自己也只好去擠父母的臥房了。陪著那女大學生吃了晚餐又聊了一會兒。簡阿淘就離家散步去了。走到「大井頭」附近的「皇后電影院」時，忽然那電影院的巨幅廣告吸引了他的注意。那天晚上上演的是英國片子，片名叫做「紅鞋子」，似乎是英國的一位紅芭蕾舞星（Prima Ballerina）現身說法演的。劇情是描繪一個首席芭蕾舞星在愛與藝的相剋中，終於穿著紅鞋子跳樓自盡的故事。這故事使他憶起了甘端月，同時也刺激他產生了極其浪漫的情懷。那巨幅廣告畫不知是哪一位市井畫家所畫的，芭蕾舞星被畫得冰清玉骨，而那鮮紅的舞鞋就像盛開的玫瑰花。

他買票進去在電影院的薄暗中從頭看到尾，陶醉在劇情裡，終於眼淚盈眶。為那芭蕾舞星那哭，後來又變成自憐，為光復以後這幾年的坎坷日子而悲嘆。他憶起了辜雅琴、許尙智、阿才以及終於沒來向他借書的那鄉下女教師龔梨花小姐而暗自神傷了。

看完了電影，淚眼矇矓的看著高掛在武廟上空的秋天下弦月，他的心還在「紅鞋子」的極美的鏡頭上徘徊留連。回到家，家人都已經睡了。他悄悄地在父母的臥房地板上打地鋪，準備就寢。就在這當兒，他聽見有人輕叩他家大門。不僅如此，好像有人叫「簡老師」。這麼晚了，還有誰特地來找他？他有些不高興了。還好，他還沒有換上睡衣。他就把剛脫的皮鞋重新穿上，不敢驚動父母，躡手躡腳地走出去。

打開大門他看到平常在學校替小孩理髮的剃頭匠楊雙冬那傢伙站在那兒。這個二十歲不到的傢伙，職業雖是剃頭師傅，但是他本身頭髮卻是稀稀疏疏的，又黃又少，活像拔光了毛

的小鷄；據說是戰爭中患了熱病的後遺症。楊雙冬看到簡阿淘就喜不自禁，不但沒給簡阿淘打招呼，反而給後頭躲在陰暗處的一個漢子頻頻打招呼。

「先搜他身體！」那躲在黑暗處的漢子厲聲命令他。

「是！」

楊雙冬毫不客氣地把他抱住，空出一隻手來在他身上上下下隨便摸了一下。

「你這是幹什麼的？」他氣得發抖，使勁的打了一下剃頭匠的禿頭。

「簡老師，請你息怒。我這是身不由己，衙門的人叫我帶路的，如果我不做，他們說我是同黨也要把我抓進去。」那楊雙冬平白挨了他一打哭喪著臉說。

「衙門？抓人？抓誰？」他迷惑了。

說時遲，那時快，躲在黑暗處的那精壯漢子，如一陣風似地跳出來，把可憐的楊雙冬推開，不知從哪兒拿出來的，不容他分辯，就把他雙手用手銬銬住了。

「終於抓到了！」那漢子吐了一口舒鬆的氣，半拖著似地拉他往前走。

「抓到了！他說的是抓到了我，那麼他是來抓我的了？到底爲什麼，我犯了什麼罪？」小孩似的無助感一下把簡阿淘推進混亂和迷惑的深淵，他竟乖乖地任那漢子擺佈。不知不覺地走出了巷口，赫然發現一輛紅色的吉普車在深夜的「銀座通」大路靜靜地停著。

紅色吉普車是警察局的，有一個司機模樣的人，等得不耐煩似的連連打呵欠。他懶得看簡阿淘一眼，好似很覺厭煩似地只等著漢子和他上車。

「簡老師，我不知道他們是要來抓你的，他們只是說他們是你的朋友，叫我帶他們來見你，請原諒啊！」

剃頭匠的楊雙冬遠遠地大聲喊叫。

「廢話！」

那精壯漢子冷冷的吐了一口口水，把簡阿淘用力塞進吉普車裡，卻不讓他坐，叫他蹲著，而且使勁的用手壓住他的頭，使他變成一隻縮頭的烏龜了。

夜寒料峭，隨著吉普車的疾駛，一陣冷風從跪著的他的雙膝間吹到臉上來。往昔快樂的生活情景如一齣齣的電影鏡頭在眼前閃過去。簡阿淘禁不住眼淚滂沱的滴下來。只是他還搞不懂他爲什麼被捕。

7. 審問

紅吉普車在夜靜的街上，疾風也似地駛過去，從「大正公園」圓環一拐，就到警察局了。深夜十二點多鐘的警察局好像一座奉祀兇神的廟。那大門仍然敞開。好似也要把罪孽深重的世人一口氣吞下去似的。抓他的那個刑警一手搭在他肩上，從後面把他推進去。他渾渾噩噩地任人擺佈。神智不清地走上樓梯。渾身的無力感，使得他既絕望又沮喪。

他們來到一個小法庭，當刑警輕輕叩房門時，從裡面傳出了山西腔濃重的洪亮的聲音：

「簡阿淘到了嗎？可以進來。」

門一打開，果然猜得沒錯：它是個小法庭，高壇上高高的椅子上坐著五十歲左右穿軍服的精壯漢子。軍階是少將。簡阿淘必須仰著臉才可以看到這特務頭子的臉。那特務頭子讓他站著，似乎忘去了有他存在的樣子，猶在朗讀桌子上的一本英文書，而顯得旁若無人。他的英文唸得正確無誤，腔調優美。在那有節奏的朗讀聲中，簡阿淘心裡的悲苦也就更加一層濃烈起來。大約過了十多分鐘，從英文字句的片言隻語中，簡阿淘容易猜得出來那是莎士比亞（Shakespeare）《馬克白》（Macbeth）的一小段。

那特務少將用陰沉的聲音唸下去，忽然把書擱下，用他深不可測的黑色瞳子炯炯地、盯地看著他問話了。

「你想起了你叛國的事實了嗎？」這突然的發問，一下子使簡阿淘從陰慘的夢裡驚醒過來。

「叛國？我？」簡阿淘差一點不由得發笑起來。

「你是叛徒台灣省重整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吳多星的秘書，你還要強辯？」那少將好似在玩弄老鼠的貓一般帶著獐笑說。

「吳多星，我根本不認得他！」簡阿淘理直氣壯地回答。

「嘿！嘿！你不認得吳多星，卻認得阿才、李本順和龔梨花這一批叛徒，這怎麼說？」少將用快樂的天鵝絨般柔細的聲音說。

「他們我都認識，但不算是朋友，偶爾去買書和聊天而已。」我反駁。

「那麼辜雅琴呢！她不是你最要好的女朋友？」

「她不是女朋友，因為喜歡音樂而交往的朋友而已。」

「哼，你說得多輕鬆，那麼你是清白的人啦？那麼我們為什麼偏要抓你，不抓別人！你這骯髒的叛徒，你不說實話，將有苦頭吃。你坦白講就沒事。你還年輕，只要你反悔，國家就不會虧待你，放你一條生路。怎樣？把你的組織交出來！」

「你提到的這些人，我的確認識。可是不算朋友，只是光復後有段時間有過來往而已。以阿才伯來說吧，我只是向他買了幾本漢書來看而已。就在阿才伯那邊我只見過名叫老洪的人幾次面，碰到過龔梨花小姐一次。本順哥是在我家常幹活兒的老實的木匠啊！他們都是好人，我不懂什麼叫做組織？」我有些生氣起來就大聲嚷起來。心裡的委屈使得我眼淚快要流下來。

「嘿！嘿！看了幾本漢書？那是什麼漢書？」

「好像一本叫做《新民主主義》，另一本叫做《論聯合政府》吧！」我清楚的說。

「渾帳東西！那兩本書都是匪酋毛匪澤東寫的，狗屁不通的書！你既然看了這些書，你就是叛徒！」那特務少將用那英文書頻頻拍打桌面，盛怒得紅漲著臉。

「該死的東西！幾個壞蛋湊在一起，就想顛覆政府，真不知天高地厚！你從一九四五年一直跟他們在一起，你的確是他們組織裡的重要成員。你還有什麼話說！叛徒簡阿淘你死定

了！」特務少將興高采烈的說。

「我買這兩本書來看的時候，根本不知道那是毛澤東的書，那個時候也正是國共和談的時期，壓根兒也沒有說看他的書是有罪的。再說，我和他們交往只是光復初幾個月的光景，以後也不相往來。這幾年來他們做什麼，住在那裡都不知道。怎能算我和他們有繼續來往，是他們組織裡的一員？」我憤怒的反駁他。

「嘿！嘿！政府一再廣開自新之路，叫你們這些叛徒來自首，你既然唸了匪酋的書就應該來自首，否則你的行為是持續不斷的行為。法律上認定你從光復初一直到現在是屬於匪黨組織台灣省重整工作委員會的一員，而且你是資深叛徒！哈！哈！」特務少將發明了「資深叛徒」這一詞而覺得得意洋洋。

簡阿淘的絕望和沮喪，猶如千斤重的鉛塊壓著他的身心，他再也沒有力氣站著而像一塊沒人要的磨布一般軟癱下來。

那特務少將使了眼色，叫刑警把簡阿淘提起來，半拖半推地拉出門外。大約走了幾步就碰到一道黑鐵門，黑鐵門發出刺耳的聲音打開，又在簡阿淘後面關著了。

那是看守所裡的囚房，在那最左邊的一間是簡阿淘的住家，他在這圍著鐵柱的監房過了認不出晝夜的一個月漫長而痛苦的時間。幾次疲勞訊問的結果，他寫了自白書，又在口供上面簽名捺指印，他的案件似乎暫時告了一段落。

一九五二年的十月，他同幾十個政治犯一起被押解到台北。在保密局的一所秘密監獄，

度過了暗無天日的一年蹉跎時間，終於被送到軍法處的看守所等待判決。

他從來沒見過他的落難朋友。只有在府城警察局裡坐牢的那一個時期，深夜常聽到慘絕人寰的痛苦慘號。有個看守說，那是最頑固的老叛徒阿才堅不吐實而被拷問發出的慘叫，據說，阿才被折磨得已經奄奄一息。

其次是在軍法處看守所裡，有個陽光普照的冬天，他被放風，繞著操場不斷走路的時候，偶爾抬頭一看，在三樓的女囚房窗口看到有個女囚拚命搖動白手絹，似乎在鼓勵他們。他依稀聽到那搖動白手絹的女政治犯叫著他的名字。他的眼鏡是不准戴的。所以他用那六百度深的裸眼拚命仰著頭看，卻只看到一個模糊的人影。那女人的身子好像比較粗壯。而且如果是文靜的辜雅琴絕不會做這種冒險，所以他認定是龔梨花小姐向他致意，但是不是真的如此，他也沒有多少把握了。但是一股溫暖的思念湧上了他的心頭卻是事實。

8. 判決

一九五三年的春天，他被帶去開庭。押他走的士兵們，在他背後不停的扣動卡賓槍的扳機發出叫人害怕的死亡之聲，使他毛骨悚然，幾乎走不動了。

第一次開庭的時候，軍事檢察官指控他爲一重要的匪黨份子，爲前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省委，後爲台灣省重整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吳多星的得力助手。從一九四六年以來是吳多星的

秘書。反叛事實歷歷如繪，請庭上叛以極刑，與世界隔離。

簡阿淘聲淚俱下地抗辯。他是光復以後才接觸祖國文物的一個台灣青年。對大陸的政治狀況一無所知。爲了早點能駕馭祖國語文，成爲一個正正當當的中國人，日以繼夜地學習祖國語文，因此到處借祖國來的漢書研讀。他費了很多力量終於讀懂了國父的《三民主義》。在國父的《三民主義》裡似乎讀到這麼一句話：「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所以借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時誤以爲這本書就是《三民主義》的解說；因爲國父的民生主義和新民主主義很多地方是似乎來自同一個理論的。至於吳多星和阿才伯有什麼身份，他們既沒有告訴他，他也不知道。只把他們當他可敬的先輩罷了。

他的陳述完畢之後，在那軍事檢察官和審判官的臉上浮起了某種曖昧的苦笑，是不是他的陳述荒謬而引起的，他也就永遠無法知道了。

過了一個多月以後，他又被押去開庭。這一次，審判官有三人，問話問得很詳細。軍事檢察官再也不怙嚇。只是一再強調簡阿淘是罪有應得的叛徒請科以重罪；措辭比以前緩和得多了。主席審判官仔細的問他身世，讀書經過以及認識吳多星、辛阿才等人來往的細節，並不駁斥他的陳述，任他用拙劣的北京話答辯下去。大約開庭不到一小時他就被押回監房。

一九五三年七月，他收到一張判決書。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42)審三字第八十八號。

公訴人 本部軍事檢察官

被告 簡阿淘 男 年廿九歲台南市人住台南市中區裴亭里民族五巷十九號業教員在押
右被告因違反檢舉匪諜案經軍事檢察官提起公訴本部判決如左

主文

簡阿淘明知爲匪諜而不告密檢舉處有期徒刑五年

事實

簡阿淘於卅五年秋向已決叛徒辛阿才購閱「新民主主義」「論聯合政府」「文萃」「群眾」等反動書刊復經辛匪介紹認識匪要吳多星累聽其宣講台灣政治不良物價波動反動言論卅六年「二二八」事變發生翌日吳匪復往其家告以台北發生暴動囑連絡青年反抗政府因而明知吳多星辛阿才等爲匪迄今未向政府告密檢舉案經國防部保密局查悉將該簡阿淘緝獲解部經軍事檢察官聲請交付感化並經本部裁定報奉國防部四十二年五月十八日(42)廉龐字三二七九號令發還續行偵查復經軍事檢察官提起公訴

理由

被告簡阿淘對於卅五年秋向辛匪阿才購閱匪「新民主主義」「論聯合政府」「文萃」「群眾」等反動書刊復經辛匪介紹吳匪多星其後吳匪曾至其家二、三次宣講台灣政治不良物價波動等反動言論卅六年「二二八」事變發生翌日吳匪多星復來告以台北發生暴動等事實業已在本部偵查各庭供認不諱雖否認明知辛阿才吳多星等爲匪諜惟查該被告曾受中等教育知識程度甚高既曾向辛匪購閱匪黨書刊又層屢次聽受吳匪反動宣傳何能不知其係匪諜其抗辯空言

無據顯不足採信該被告自三十五年秋即已明知辛阿才吳多星等為匪情形及於三十九年六月十三日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公布施行後以至四十年七月二十八日辛匪阿才被捕及同年九月二十一日該被告被捕為止迄今未向政府告密檢舉自應依明知為匪諜而不告檢舉罪論處

據上論結應依戒嚴法第八條第二項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一條前段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第九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軍事檢察官秦傳冬蒞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軍事法庭審判官 彭家棟

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書記官 塗恩堂

牆

1.

不知睡了多久，簡阿淘忽然驚醒了。彷彿置身在深山幽谷人跡未到的地方，他在夢裡老是聽見琤琤淙淙的泉水湧出來的聲音。其實他之所以醒過來不完全是這流水聲的緣故，大半是十月下旬冷冽的寒氣，使得從毛毯裡伸出的雙腳麻木的關係。睜開惺忪的睡眠，他一下子清醒過來，那揮之不去的噩夢又抓住了他，開始折磨他；原來他的身子還留在府城警察局看守所的第八號牢房裡。不知幾點鐘了？他不知道時刻；被押進來的時候，他的手錶、眼鏡甚至連褲帶都被沒收了。

這第八號牢房是一排牢房中最靠邊的一間，跟第七號牢房有一道板牆隔開，其餘三面都沒有牆，只是用拳頭一般粗的圓形鐵管圍繞起來。九月下旬，剛被押進來的時候，簡阿淘非常喜歡涼快的風可以從圓管隙間吹進來，使得暑氣全消，但是看樣子，冬天卻非受罪不可了。那不斷湧出的泉水，其實是不斷在流的抽水馬桶的聲音。這白瓷的便器，設在牢房的最